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膳錄監生_臣洪策

膳錄監生_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九靈山房集卷十九

元戴良撰

鄭遊稿第五

傳

高士傳

嗚呼甚矣哉高節之士為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夫捐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嫉世以矯情者知往而不能返二者各得其道之一偏惡覩

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責士以必中而不過則天下為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蹈義秉方蟬蛻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乎吾之有取於鶴年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喇卜丹與弟烏瑪喇皆元初巨商

當世祖皇帝徇地西土軍餉不繼遂杖策軍門盡以其
資歸焉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以功授
官阿喇卜丹老不願仕時賜田宅留京奉朝請烏瑪喇
擢某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蕃有大功遂自宣慰拜甘
肅行中書左丞祖沙木斯迪音由北晉王從官起家累官至
臨江路達魯噶齊政尚寬仁民懷其德父智默特喇卜丹輕
財重義盡取祖父遺資賑諸親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貧
者然性尚豪邁雅不喜榮名年四十始應額琳沁丞相

辟主臨州縣簿以治行高等陞武昌縣達魯噶齊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為築種德之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武昌公亦愛其土俗異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喪所禁止者獨酒鶴年以為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八年不飲酒家有遺資悉推與諸兄不畱一錢自遺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個儻類已甚鍾愛昇蔭從父桓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厲志

為學清苦自將與寒賤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
父為官人顧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顯貴然
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恒少吾欲奮身為儒生豈碌碌襲
先蔭苟取祿位而已邪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
志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孝楚
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且
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千里
外無他兄弟備養辭不行母聞而遣之鶴年曰人之所

以為學者學為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從師遠遊人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艱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菽水不給雖傭販賤業騎射卑職皆趨為之不問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癯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西日入於亂鶴年聞從兄吉雅摩迪音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茲郡大夫拜珠公鶴年父友也雅知鶴年即辟為從事御史圖烈圖圖們岱爾亦舉校官余觀胡布延特

穆爾安慶舉孝廉鶴年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
廉訪僉事都沁布哈延致鶴年於家俾諸子師事之且
剡薦入館閣薦章未出而宵逝南臺大夫實喇達哩公
被召還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復以從事辟之
江西閩海二道肅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
以辭毅然不一就鶴年與吉雅摩迪音友愛吉雅摩迪音
掾南臺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
權要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隸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

雪冒險途千里從之後還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為
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艱瘁泊如也
通政院判伍實督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為禮而
獨賢鶴年虛左迎至卽鶴年當隆冬弊衣不掩脛伍欲
解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困苦時人
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然行囊稍裕每好赴人
之急人之享其惠者蓋數數然也時兵戈四起鶴年益
逃匿海島絕其迹已而海上多盜鶴年轉徙無常大抵

皆明之境内明當方氏之盛幕府頗待士士之至者踵
接鶴年獨逡巡遠避門無一迹慈溪縣尹陳麟號稱賢
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鶴年居是邑數載未嘗覩其面
鶴年天質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於唐
律為文章有氣至於算數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
然專以躬行為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
氣節人或有失雖尊盛必盡言以告已有過雖少賤者
規之必斂衽聽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即不善未嘗

言然性頗褊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為清士當以廉為主義為輔和為衛三者備庶可免於今之世矣由是德益脩而行益勵有東漢高士之遺風員外郎馬子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以為知言

贊曰昔申屠蟠居父憂哀毀過禮不進酒肉者十餘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梁碭以經學自娛至今想其為人猶凜凜有生氣鶴年執親之喪有過

無弗及而間闕亂世利祿不行至其為學博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蟠何以加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晚號玉田隱者其先居汴宋渡江徙儀真家焉大父順父允堅皆不仕貞自童齔時性敏而好學遇書即善誦知義理既長益負奇氣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為汙漫遊欲以其學自奮拔會有以

貞姓名薦貞且北行至揚子江歎曰仕所以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苦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返棹吳淞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以來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何隱隱名動西浙疾病顛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輒速已瞿運使得熱病雖初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為大熱貞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衛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

中醫授以烏附增劇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
芒硝飲之瘳王君海子病癩衆醫莫能療貞授七藥漱
之牙齦出穢血數斗既而形盡瘦骨立後第以美味補
之數月瘳王經歷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
十人皆以為風虛與熱劑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即以寒
涼之劑驅之隨愈趙鶴臯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衆醫
盡愕貞叩以平生所最嗜獨鰻鰻即命烹飪進之授以
匕筯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一婦人因產子舌

出不能收貞以朱砂傅其舌仍命依產子狀以兩女子掖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盎置危處墮地以作聲聲聞而舌收矣一女子忽嗜食泥日食河中汙泥三碗許貞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嗜泥貞以古方今病之不合徃徃出奇見輔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事而尤精於音律家寧海知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成樂貞持古律管吹之以節五音之高下黃文獻公為作記有吹其律而鐘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居無事必引琴以自娛

一日大雨雪有權貴人聯騎詣門進肴酒請為白雪之
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今天大寒是豈樂一餉
時耶且若獨不聞戴逵破琴之事乎客愧謝而去貞為
義若嗜欲至於視利輕之如糞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韓
成之者負官錢數千緡自度貧無以償乃於學齋中引
繩經其脰貞號救之為竭行橐代償及韓滿去空一家
走謝且白無行資貞時橐已竭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
病王氏子時王問樂直幾何餽臚當幾何貞怒曰吾愈

人疾未嘗覲其利汝富家翁必欲以利酬我不過移汝
禱襍一朝之費耳豈可面計重輕待我若小市人哉泉
幣交於前悉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秀整器
局清古外謙和而內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
每卑禮鉤致貞視之邈如平居與客談元疊疊不能休
然無一語及時俗事環堵蕭然室無長物當得趣時或
焚香清坐或雅歌投壺或吹鐵笛弄玉簫怡然自得賓
至則剖羊醢酒與之盡歡無纖毫儉嗇意即有餽遺輒

取以賙人之急雖屢空不顧也甥女孫氏生七歲而孤
貞忍貧鞠養及笄具資裝嫁之故人夏德輔有女欲度
為尼貞曰以女為尼獨吝遣嫁耳乃育為己女命故人
子李嗣宗為贅壻貞無子以嗣宗之子稷為之後嗣宗
事貞甚謹而貞遇之頗嚴厲苟有小過必危坐終日不
與言嗣宗偕其妻盛服立左右惴惴莫敢仰視貞領之
去乃肉袒謝罪而退貞嘗採藥中吳吳人館之遂翛然
忘返將終老焉至正乙未秋淮兵犯吳境城陷貞杜門

堅卧不食飲者九日而卒七月五日也時年八十三將屬續呼嗣宗悉取生平所著書焚之

為說者曰予嘗遊淞上抵吳門過貞向所經行處訪其遺事而故人長老無在者及來四明定海縣尹汪汝懋為予言貞事首尾如此嗟乎士君子立天地間不欲懷才抱藝自附逸民之列者懼其潔身以亂倫耳今貞雖隱處江湖然能以善醫拯人之危困起人之死至衆其遇貧無依又往往傾行橐濟之不復顧有無可不謂仁

乎世衰民散君臣道廢一旦寇兵及境或望風款附或
執父效驅馳以冀須臾母死者何限今貞僅於逆旅中
視死如歸可不謂義乎能仁與義謂之潔身亂倫可乎
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布衣乃毅然類古有位者
之為尚可謂世無人乎汝懋乃貞所嫁女甥子慎懋不
妄人也其言有可徵故列之為世勸

唐二子傳

四明唐復禮二子長轅次轂復禮以擅匿官齎事被陷

且執拘以歸於京轅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遂脫父桎而桎之使行行至越轍適自杭回遇諸道上既挽轅衣袂頓足哭曰兄為冢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圖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轍給之曰兄訥於言說徃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桎加己手吏亦憫而從之轍抵京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嗚呼干戈興學校廢禮義喪風俗隲中人以下咸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習人倫之

際無不大壞而天理或幾乎熄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友
脩於身行於家至於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
於轅之代父轂之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
桎時其心已謂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
逆知也則其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君子之於人也
聞其美而樂道之況舍死者人之所難乎轅嘗讀書轂
尤矯然可喜使皆學道進德終之以禮樂庶幾哉流聲
後世可與國風所稱衛宣二子列矣勉之哉勉之哉

許丞傳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為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朴而頗瞻於書多所觀覽為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疆土入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名對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事易之及觀君所為始皆大畏服一縣聳然上之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為也時時有所責君不為動雖箠辱橫加未嘗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是西北用兵未已

征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棨之營置調發無虛日且地
瀕大海歲脩治海舟蓋難以數計而官直不時降或已
降而為吏胥所欺隱每事第差民之中次者一二人以
主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迫促
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故歲弊民產恒數十家君惻然
曰是豈為民父母意哉即詣府請其直集里役之長分
授之俾售其物次第歸之庫為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
吏皆不得有所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以防稽勘耳是以

功成而民不知擾鄉之人不憚為庫者蓋自君始也縣以業海為生自民船不出海所恃以存者獨田租然當民產之無制里役之無藝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於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一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雖豪劇吏苟得萌蘖一切摘發窮

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卒不得已
潛以他計出君俾不久於位會慈溪闕令府檄君攝令
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而大治民以私
嗾被獲者吏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微行得實卒更其
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抑者得以伸人至今言之縣久不
雨君禱之白龍公不應後以策鉤致吏之梟狡者大書
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為之也既而雨隨至縣乃大稔君
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見義輒矯矯不可撓慷慨辨

且強也為政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質實為務而尤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俸必負以自隨一錢之費必已出民以飲食進悉却之不聽有私致一肉於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約甚管屨徒步不問道里遠近以為常雖祁寒未嘗御靴襪衣服僅取其蔽體雖甚垢弊弗易也日食飯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載不入口視民如子女與之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母

君在其位則色喜或以事出則皇皇如有失一日臺檄
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送
者殆千人且慮乏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尹而
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割俸金馳贈
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之所守縱
死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卒明其非罪未幾乃還及
還遠近大夫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論之有在後數
月當得代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不可以迎養畱其

妻子使養之居官計日用俸輟其餘以歸為具甘旨居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此君之事予得於所聞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詳者人數事畧者三事而止今予所論次君事視遷之所記多矣然猶以為聞之者少也今所聞者多則其事可勝書耶姑即是次為君傳庶使世吏知勸焉

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許君非所謂愷悌而能剛者與君以諸生起家始受一

命而為丞其所樹立已卓卓可稱如是使磨礪灌養之
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寶當為天下
惜之豈謂君哉

抱一翁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昕字彥章
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
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
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

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
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
大儒韓明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
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歷試其說皆精良會
金華朱彥脩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
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
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
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鄴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

為譏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
橋引案摩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伎
於是為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
病脇痛衆醫以為癰也投諸香薷桂之屬益甚翁診其
脉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
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
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
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澁弦者痛也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為娠為蠱為瘵也翁診其脉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

九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汙血累累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脉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脉滑為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為瘵盡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

翁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為作白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脹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

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
當自已建康萬夫長廉君病醫投丹附薑桂逾甚翁診
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入即出而後漫不
利廉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進葛花解酲加黃芩
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悞
辭去即歎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
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為熱
滑為嘔為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

火其火也且洩秘為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已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為裏有溼緩為厥為風此病風溼毒俗名

溼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九竭之繼進舟車神佑丸下濁
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
風輒仆日卧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呶呶如
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翁診其
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溼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
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而繼以神
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
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溼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

溼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即蒙首之氈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鄞董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為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浙帥胡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

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即驗南臺掾梁彥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德呼穆蘇公足失履而傷

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噤噤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卧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胛骨斷碎即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為刀斫其面瘡已愈而宥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

面膚肉盡熱腐施之以法即面赤如頰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

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乃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為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

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内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

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
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
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
外脈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
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
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
頷及諸噤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
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

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與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

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為戰之輕者具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

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胸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溼腫滿諸氣鬱冒瞀皆溼火為病法當瀉火在上則湧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

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脉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溼也地之四令有形饑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按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

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脉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嗇之若是與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

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
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夏
異哉又問原病式以溼熱畱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
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內故為堅痛不可以
言寒又以為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沍而為痛如是
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
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
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

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溼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而春為溫風夏為陽風秋為涼風冬為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溼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亂此則溼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

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診病及所論証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概如此其於為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為府史為肅政府書吏在鄞為帥府

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耻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

及成子一日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與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與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

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與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禪師生於孫氏名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也自幼不
近酒葷讀書伊吾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縱觀
子史百家及去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習人咸
異之曰此兒材地如此豈宜處俗為白父母聽其出家
度生死乃往依東臯福昌寺沙門東溪牧公尋事大用
諱公受具習毗尼已而遊方至徑山謁元叟端公端有

時名一見大稱賞以為有道之器也辭去又謁淨慈東
嶼海公亦見器許異流輩然俱無所解悟遂杖策東還
入太白山之天童見怪石竒公竒與語契合欲倚之以
大其家即令入室侍香其後平石砥公主是寺又掌藏
鑰於砥所諸山法侶遂籍籍聞師聲譽咸願禮迎講出
世法會鳳躍山等慈法席虛行宣政院起師主之俄遷
主大梅山之護聖二刹皆衰陋處叢林儀範多廢缺師
至申以約束人人自律至其為衆說法則脫畧窠臼撥

去枝葉使聽者渙然無疑名緇竒衲風靡而至矣師之名益聞帝師有旨錫以覺智圓明之號不得辭而勉受之既老退歸受業之福昌福昌父子傳器仍強師以居丈室時當回祿之後剏構恢拓師之願力居多寺既崇成益遵開山法慧故事接納諸方道俗之至如歸其徒相語曰此法慧再來也嘗闢一軒於寺左扁曰舒嘯湖海名流若斷江恩公月江印公商隱予公夢堂噩公乃皆迎居是軒師事之而縉紳之賢者亦時時過從為方

外友翰林待制柳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中書左丞危公太朴著作佐郎李公季和尤號知己年近七旬益畏煩鬧樂靜退休居花嶼湖之冢間獨與法孫宜朴俱然猶誨朴以精進為佛事天黎明必躬起禮拜誦持雖祁寒暑雨不懈朴規模之以為常平居待諸子孫甚嚴及至接賓客交朋友則津然喜見睂目抵掌笑語衮衮不能休有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可不肅若乃滑稽善謔我性實然也師匾顙廣顙面有孺子色而髮白不翦神

觀超詣望之令人意消當白蓮盛開月色娟好趺坐一
小艇浮湖水中如世所謂須菩提可畫也三山文海郁
公以一鉢行四方人每視其去留為叢席重輕然獨從
師遊湖上欽重愛戀蓋久而忘去於是閱世愈多而情
之所及者愈淡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湖上遊歌
之士未嘗不投筇頓足以想見其風裁師之行也朴請
陳君中復為寫照即怒罵曰身非我有奈何圖此聚沫
以貽後人指示哉及請戴子為之贊則又罵曰我法俱

空若等猶以文字為禪邪其痛自韜晦類如此癸丑之
春龍山仲猷聞公自大梅迎居頃還福昌是歲九月示
微疾二十三日集門弟子諭以宗門大事至夜分索湯
頰面盥漱更衣端坐謂其徒曰我入滅時至矣或請說
偈辭世師曰豈不聞大梅和尚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
諸人善自護持言卒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停龕
五晝夜顏貌如生闍維之日遠近觀者如堵燼餘輪珠
不壞板齒之不壞者四收靈骨瘞於冢間祖塔之側所

度子孫曰一源曰克丕曰師徹皆嘗出世說法知名禪教云

贊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大慧傳佛照光光傳溈翁琰琰傳偃溪聞聞傳雲峰高傳怪石奇而師嗣奇為嫡子蓋臨濟十八世孫也嘗兩住禪刹一領受業事究觀設施可謂克世其家者矣至於不泥榮名甘於自放而一談一笑善入遊戲三昧卒能蟬蛻生死著厥明驗雖當法道中微者年物故之餘臨濟宗風豈遽寂寥哉

九靈山房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

元戴良撰

鄞遊稿第六

記

一經齋記

一經齋者四明唐起賢教子之室也起賢不以予為無
似嘗館致是齋俾與子林相周旋一日喟然語予曰吾
僻居東海交際不及於公卿行游不出乎吳越然而目

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亦多矣環海之濱民居職職有
資累鉅萬者焉有田連阡陌者焉有家豐祿食者焉曾
不幾時其人已死而子若孫不能以久守問其資則庫
藏墟矣問其田則易主屢矣問其祿則歸之官矣噫彼
之為子孫計者不亦淺淺哉吾年幾五十而止有一息
上而宗祀之所寄下而嗣允之所託在是而已豈不欲
效世人稍隆產業以為無窮之遺哉顧以覆轍之鑒痛
入吾心因取漢韋賢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之言名

所居齋以勗之子幸為我記其事而且有以教林也予
乃作而言曰經者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乎易書詩禮樂
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經五經以至六經九經
十三經之名今起賢以一經名齋其言固有自來然所
以教其子者不既狹矣乎徐而思之學者蓋欲明夫天
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
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於天下而垂之萬世
非托文字則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至於孔子而垂

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為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為師者不知所教為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於文字者乃在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繁而理愈晦學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學者於此苟能棄其俗學之繁勞以求聖學之簡易則一經既明而諸經之理皆會之於方寸所謂由書而心由

心而身由身而國而天下追踪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
雖然昔人有三年而讀一經者有皓首而窮一經者亦
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遠一經
之教詎可以易心求哉林也能以而父之心為心知夫
天理民彝無待於外求而靜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
之神明清虛純一有以為受學之地然後謹之以條約
嚴之以矩度大玩經中之所蘊真積力久日就月將異
日彬彬而起為國效用雖匡衡以一經致宰相師丹以

一經位三公公孫宏以一經處台鼎可馴至矣韋公之言夫豈欺我也哉敢以是復於起賢起賢改容謝曰善乎其為言也請書之壁間以為吾兒楷範

春暉樓記

春暉樓者慈溪方君景良與其弟景輔奉母之樓也初景良之父即世夫人撫其遺孤以立其家業於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之德惟得祿以為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諳自效為鳴鶴場司令每公退率

昆弟子姓晨昏定省寒暑溫清恭和愉悅之容甘旨滫
瀡之味適其意不違其禮既又作樓於寢室之左以奉
之扁曰春暉蓋取唐孟東野詩語也景良將以久歲月
而傳子孫俾來徵文以記之嗚呼其情亦切矣凡物之
自形自色以總總林林於兩間者何莫而非天之所生
哉天不能以自生而春代之生則陽和之暉霽乎而在
天者其發育萬物固不止乎一草矣且是草物之微乎
微者也東野乃獨取之以報夫三春之暉蓋極言人子

之不能報其母之德也子不能報其母之德亦猶草之不能報其春之暉此東野親愛之至誠篤之深口不能言而姑託是以為喻也景良之心其東野之心乎東野不能以自言而託寸草以喻之景良不能以自喻而假東野以明之其情不既切矣乎詩曰母也天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景良有焉予於景良無能為役而寸草一心實同有之故因請記既為之文而復繫之以歌曰春日兮載陽寸草兮芬芳顧瞻斯草兮使我心傷心

傷兮何極念吾母兮曷報之德春陽兮燠燠寸草兮馥馥匪春何生兮匪母何育奉吾母兮闢吾居揭春暉兮遵孟模豈人有心兮曾是草之不如

四景樓記

慈溪北行可二舍有隙地曰橫塘方氏之族居之方氏避睦州之亂蹈海而東適海舟漂蕩至茲所遂畱家焉迨今若干世矣其地去海纔二三里近荒塗斥鹵土不毛食雖有山川邱壑未見其為勝也自方氏以來居者

附行者止地闢人稠閭閻枕籍方氏益廣第舍治樓居樓成而境大勝前俯平原後臨巨浸島嶼拱其左阡陌亘其右而旁近諸浦淑逶迤南折北匯而入於海如虹飲江而馬奔旣也主人憑欄望遠見海氣騰上與林光山色相蕩漾倏兮昂青忽兮浮白眇乎鬱乎如抹如畫而雲霞風雨之晦明花草竹樹之榮悴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獻秀於几席之間則斯樓又勝於橫塘矣辛亥之春予來自定川方氏之彥德原邀予至橫塘徘徊樓

上與之望五壘之山睇雙澗之水挹杜湖之波瀾覽鳴
鶴諸峰之秀愛其江山如昨景物不殊而方氏先澤邈
乎其未泯寧不悠然而思愴然而感慨然而歎乎德原
語予曰斯樓也吾先世嘗以四景名之而未有記其所
以名者吾子幸為我執筆焉乃告之曰二氣流行生生
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四時之景物迭變無
窮也以無窮之景物御夫有限之光陰吾與德原其能
久樂斯樓之勝乎然天地之造化不常而山川之風氣

固在方氏自五代居此上下數百年間故家凋謝無復
存者而是家子孫獨能世其詩書之業久其田宅之利
德原又以純龐之質誠篤之行為邦人所貴重豈非山
川風氣所鍾而致然耶山川風氣之鍾於方氏既云厚
矣則夫德原之樂乎是樓也豈止見之一身而已哉不
止於一身雖謂久有乎斯樂可也予東西南北之人其
登斯樓固有久近之不同然獲與德原極幽遐之目空
得喪之懷亦且不知樓之高身之寄矣紀世德於茲樓

使來者之有考尚得而苟辭也哉遂書是以為記

安節堂記

易以明中正之道而中正之在節蓋由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節之得於中正乎節之中正而必以安為言者則以四居九五之下以陰而比陽以柔而從剛有安行承上之象無勉強矯為之意中也正也於是乎守之而可常矣世以守節之女婦況之亦以其安而能常也哉

然上古盛世三光平寒暑時天下壽昌民不夭札惡觀
所謂安節之事後世聖人憫民生之不遂傷風俗之日
偷而安節之名立焉則安節者固聖人之所取而非其
所願也慈溪翁氏女自幼恪慎孝祇父母以為賢而選
所嫁得同里方君琬生子原三歲而琬卒年少寡居或
疑其不能安也翁曰吾聞婦人不事二夫夫天也今死
而遂去之是背天也背天不祥死不再適乃益經紀家
政夜張燈紡織晝課童奴樹藝歲時奉祀一如琬在時

有司上之朝旣旌其門寵異之原復為安節之堂日夕
奉翁坐堂上食鮮茹美以享有其餘慶予嘗造焉謁原
而拜翁於堂下原徵予記乃為其文曰節有中正之道
而中正於人無乎而不在翁之為人婦也亦不過盡其
所當守者耳獨不幸安節之名蓋因喪其所天而後著
也故人莫不幸其節之不守而尤莫不幸其節之特著
翁之安節固可取也而非其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
焉故曰節亨又曰安節亨翁當踰七望八之年康強無

恙而原以高才懿行為鄉之善士原之二子亦皆循循
雅飭福祿方來而未艾則其為亨也人又何其厚幸於
翁若是哉然則斯堂之作當與翁之餘慶同一永久矣
作堂者名原字景淵唐詩人元英先生之裔名堂而題
其扁者鄱陽周太史伯溫引易之辭而記之者九靈山
人戴良也

蓬萊山房記

東海之上達蓬山之陽黃氏世居之黃氏之彥炳文即

所居之西偏闢為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闕波瀾左撫
林麓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曦東昇夕月西出窅乎
而列缺倒景冷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於雲間白鹿走
於烟際囂聲遠遯幽意畢來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間
世也炳文曰自吾之闢是室日與良朋勝友昆弟子姓
遊焉息焉或騁懷以舒嘯或遊目而望遠恍兮惚兮若
從赤松子於朱宮黃石君於紫府而美門安期為之後
先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間以語囂囂生願請記之生

聞而歎曰炳文亦世之高士哉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仙居之然人莫有至之者秦皇嘗令徐福采藥其地卒亦莫能以至焉惟其不可以幸至也故世之慕清閒而樂虛遠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於吾儒方丈蓬萊之榜於道家異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如一日自他人言之孰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為己任然乃棄此不務顧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有以見

炳文之高風逸韻迥邁等倫比年以來齒益高而操益厲遂悉歛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於一室遽遽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化遊於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觀乎八荒之外而彼蓬萊之不可以幸至者且在乎室中矣況其所居一皆岸海而屋其去蓬萊為甚近昔人求仙欲由之以善達故字其山曰達蓬炳文冀遇真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慕戀之不已不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之人或有所

譴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豈仙之謫與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爲鼓蓬萊之操而歌之曰蓬山兮我我築室兮山阿山可遊兮室可歌宜於此兮婆娑婆娑兮樂只望群仙兮不遠伊邇朝却粒兮莫脫屣誓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返吾室兮聊逍遙以容與遂併書以爲之記囂囂生別號九靈山人云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餘姚王在奉母之堂也在痛事父之不逮乃

一其孝於母水菽甘旨之養不違乎朝夕每歲時為酒
食以召鄉隣族親坐堂上率婦子弟姪列拜堂下捧觴
進壽以娛悅其母心母亦樂其有子也未嘗不盡其歡
適在取孝子愛日之義題其楣曰愛日堂走書東海之
上乞予一言以張之予嘗遊越過其鄉而辱與在交在
蓋世家衣冠詩書之澤未泯而先府君又以文學行誼
聞於時至在兄弟既文而且孝而斯堂之命名又足以
化邇而慕遠予也乃獲與執筆其何敢辭夫愛其親而

望其壽人子之心豈有限量哉然由於天者有不可以
必得也得其壽而致其養其心亦豈有窮已哉然繫於
人者有不可以強能也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於是乎
喜壽懼衰之心起焉繫於人者不可以強能於是乎思
愛忘勞之念生焉喜壽懼衰之心起則無跬步之或忘
矣思愛忘勞之念生則無須臾之或暇矣此孝子愛日
之誠自有所不能已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禮
所謂日究日畜者豈虛言哉在之奉母斯堂也觀日之

昇而憶母年之寢高視日之沒而憂子養之不足雖大
禹之惜寸陰陶侃之惜分陰不越是矣若此則愛日之
名堂豈不有所示警於在哉是不獨在之所當警而凡
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其所樂道也予故為之記而併
侑之辭使在兄弟聯臂踏歌以為其親壽以助其歡云
姚之江越之水儼高堂翼邃宇誰其作之王氏子前軒
後牖形制煥且美升堂奉母母心喜母年老矣時不與
堂標愛日陶孝理陶孝理兮弟與兄叶須臾罔暇兮跼

步靡忘時之豫兮歲之穰春黍稌兮醴酒漿賓客上坐
兮子孫在旁母欣欣兮樂康披綵衣兮進霞觴壽吾母
兮愛日之堂從朝至暮兮其樂無央

百猿圖記

右顏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為狀凡百數兩
臂挂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視者一戲而羣折樹上
葉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攀蘿右手反
掬飛瀑者一兩手鉤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上草者三

高懸如蹴踘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為子斲蝨者一
困卧樹者一或嘯或隆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首戴
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羣遊巖前獨樹宛轉相
顧盼者九衍衍大樹上呼號食息者四竄身叢竹上下
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三挂枝欲墮者二匿身
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
虧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戲者十舉手嚇飛鳶者二寒
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

十六其子之戴者負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痒搔背者
舒臂羣呼者坐母首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
背者倚母捫蝨者跳擲巖下樹者出沒崖壁隱隱如蒼
鼠者亦皆曲盡其態可喜而可愕凡猿之小者二十有
一黑者十六黃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
正季歲予附海舟南還至四明館人夏叔宜兄弟出此
圖以示予於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
也其舉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踏見

小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為性恒反是反是則幾於暴矣猿多產之於西川而猴莫盛於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嘗杭巨海抵溜水登泰山以望巫峽遡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絕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圖而觀之能不有感乎遂從叔宜假之畱月餘叔宜請予題其上故為記其形狀與數而歸之且懼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為猴因併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柔兆

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九曲山房外記

四明夏贇嘗為予言吾宗之居此也連數世不振至吾父而家益落吾母徐夫人佐吾父理家治生力勤攻苦餘三十年而有田有廬家日以裕凡吾兄弟賴以成立而免流離困踣之患者實吾母罔極之恩也然不獲享有高年僅及下壽而傾背吾兄弟忍死營葬地於慈溪之九曲山且於墓左闢屋四楹間將奉其神而祠焉亦

既發引有日而贊也實以金陵之役慟哭而上道自遷
柩至掩壙不得與幸而獲保首領以歸而吾母之入土
久矣每歲時偕吾兄弟省墓下退即其祠而泣祭焉未
嘗不徬徨顧慕以抱恨於無窮先生幸賜一言疏於壁
既以記其祠而且舒吾之恨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因思
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約之中故自命士以上家必有廟
庶人無廟惟祭之寢後世定為祠堂之制上下同之而
先王禮意行乎其中墓之有祠豈亦緣情以起禮者與

雖然是禮之文也若其本則孝而已矣夫孝子之身親之身也親有難則死之蓋以親之身重乎己之身也贊以其父會逮於金陵生死未可知即釋母殯代之行是代父以死也代父以死者孝之大而禮之本也盡事生之道斯盡事死之道贊蓋務本以致茲文乎今世富貴家之葬其親也亦莫不有墓祠以寓其哀敬僅一再傳莽焉而邱墟者有之無他子孫去禮之本而失之也今贊蓋務其本以俟夫後之人吾見九曲之祠傳之世世

而愈固矣人服孝德天降之福其夏氏之謂乎繼贊之
志者尚有徵於斯言哉贊之兄曰贊弟曰貞曰贊曰質
俱有孝行可稱而貞善詩徐夫人之年壽卒葬及是祠
營建之歲月已具見楊君所為祠記茲故不錄錄贊請
文之語以為外記云

春風堂記

四明羅處士家有春風之堂子孫聚居其中三世矣處
士之子康請文以追記之予謂記堂之成可也堂成已

久何以記為康曰吾先子之所以垂休委祉者庶其在
此不可以無述也乃徵名堂之義而為其文曰羅氏唐
末望族世家虎林居四明者自處士之七世祖始七世
祖以鎮東節度推官攝四明之慈溪令遂畱家焉蓋當
五代之際兵革未息盜賊滋熾羅氏獨能脩其孝義於
家庭之間歷宋而元世濟其美至處士兄弟五人復以
高年耆德薰為太和浙東部使者上其事於朝而旌異
之朝野諸鉅公咸為詩文題詠傳觀遠近亦盛矣哉夫

處田野揚聲譽霽然為當世所推重者非祖宗之積累則其力行之所致也今觀羅氏以春風名其堂豈不然哉蓋嘗論之春為四時之首而風者大塊之所噫也以言乎天則陽剛之所以資萬物之始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地則陰柔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此亦春風也以言乎四時則萬物之所以長育而凝成之者皆一春風之所為也人能順天以成化因地以成功體時以成德則太和在身無虧無間雖富貴烜赫如驕陽之在夏而春

風之融於吾心者不得而淫也雖威武肅殺如嚴霜之
在秋而春風之暢於吾懷者不得而屈也雖貧賤震凌
如寒雪之在冬而春風之煦於吾體者不得而移也風
無一日之不春則身無一日之不和羅氏累姓以來即
以孝義維其家而處士兄弟又能老而知德協和於骨
肉則是祖父子孫同一春風之和矣春風者何仁焉而
已爾仁者人心也親親為大此處士之名堂所以垂休
委祉於後人也與康之兄弟與其子姓日登是堂涵濡

乎孝義之中鼓舞乎太和之內有以知昔日之春風在羅氏而不在天地在累世而不在一時而仁之為用大矣噫不有作也孰能述之處士之後人其毋忘爾祖名堂之訓哉

戴氏祠堂記

人之生也自父母而兄弟其屬為甚邇其情為甚密退視其子姪則已有間矣况羣從以降愈遠而愈疏者乎處愈遠愈疏之勢而能視遠為邇視疏為密使有以一

其尊專其敬於先世非尊祖敬宗之君子莫能也四明戴氏世居鄞縣之桃源族稍繁衍至茂兄弟而家益裕乃營祠堂正寢之東推從姪莊為宗子中設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政為繼祖之宗已為繼禰之宗各奉其主而位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隨其宗以分別焉四時祭饗畧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叅諸世守之舊牲殺器皿粢盛酒醢蘋藻之具稱家有無必豐必潔且懼貲費之不繼也復與弟升議買田若干畝歲入其租而命子

弟輪掌之因扁其祠曰永思介同郡陳君撫來請記撫
嘗客授其家以相成乎是舉故具以顛末語子俾悉書
之以訓其後人嗚呼若茂者殆所謂尊祖敬宗之君子
哉昔者先王建國命氏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
不可無維持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為之大宗
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臣世德之家
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去古既遠子孫降為黎庶
而繼別之大宗固不可行矣若繼高曾祖禰之四小宗

亦豈不得而行之乎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而
茂能行之新其祠宇備其禮物以主諸羣從之子姪何
其有合於先王制禮之深意哉彼之各私其親視先世
而邈如者聞茂之風亦可少愧哉雖然禮非一家之所
宜也推而放諸一鄉而準放諸一邑而準放諸四海而
準茂之後人苟能守之而弗墜將見遠近之人皆來取
法則宗法之行必自戴氏始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名祠之義其亦有在於斯乎故予既勉其後人又以

告世之好禮者

二靈山房記

鄞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東湖為最奇東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為最奇二靈山房則又得夫二靈山水之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即寺右廡為山房寺與山房皆因山以為名而寺乃宋和禪師講道之處山房則今大沙門天淵濬公之所居也天淵自萬壽退歸已逃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山水未見其為

奇也一日命僕人荆條蕩翦新蒸闢其屋之隘陋而加
葺焉且鑿東壁為牖以通明於是山房成而境始奇蓋
東南諸山踴躍奮迅北走而達於湖若奔馬之飲江若
遊龍之赴壑其旁羣峰羽翼乎茲山者亦皆效奇獻巧
若翔鳳之展翅而衆鳥為之後先環之以錦屏舒之以
練帶巉然灣然如拱如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
交乎心者舉入乎山房矣天淵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
於其中客至則相與倚欄而立縱目以嬉不知日之將

入但見澤氣上騰與林光山色相掩苒歟分攢青條兮
浮白乍合乍斂翕忽蕩漾已而皓月微吐橫射庭隙流
汞下澈影動虛櫺悄骨淒神恍不類人間世此又一奇
也山房之境信奇矣然必得人焉而益奇向非天淵之
居此也是山庭宇不過一廢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
出然後里邑之人慕天淵之學者皆往遊矣四方之人
聞天淵之名者又皆往遊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
又將若是而山房之境傳之以不朽斯其為奇也顧不

益大矣乎噫此予所以慶二靈之有遭而山房之記所
為作也或曰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有累也天
淵知人間情緣之為累故棄之而學道知宗門荷負之
為累又棄之而閒放今以一奇境之故而眷眷於山房
如此庸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嘻為此說者非惟不足以
知佛之為道而亦不足以知天淵矣天淵悟心乎空色
而超神乎幻有其於山房之奇境猶太虛空之容物明
鏡之鑒妍蚩而未嘗有意於容與鑒也目之所見果足

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也境者物也我為能見物為所
見苟物我兩忘能所俱泯則累惡乎生山房之不為天
淵累也久矣於是或人顧予而笑曰願因吾子從之遊
遂併書之以為記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一

元戴良撰

鄞遊臺第七

序

鶴年吟臺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
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
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

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呼鼐滿伊囉勒琨回回
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
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
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
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
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
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幽秦蓋不
知其幾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

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絕類杜

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
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
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與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達
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
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為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慰
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
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
絕域之詩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以著明王化民俗

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
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
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為盛而袁氏又鄞
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
氏曰鑒橋袁氏鑒橋袁氏有蒙齋潔齋二先生者以風
節行誼為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文清者以

興學雄文為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於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為之歎息不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於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為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為漢司徒曰粲仕宋為僕射曰昂仕梁為司空曰恕已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為執政為侍從為制帥為郡為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曰子誠

者自南昌扈駕為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
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族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
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子衍無子而子其弟澤民澤民之
子寧老以為弟繼兄後於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
歸本宗而已為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韙之寧老博記善
文從之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家嗣也讀父之
書蚤以才名為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
譜牒圖而行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

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
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
難慶弔收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
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脩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
也珙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百
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奈何自鏞死節之後子孫
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沉於時不究於用豈天益
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

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姓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勵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遜齋小橐序

遜齋小橐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正辛巳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文學旌之君自丹陽入官其後昇教鄉郡辟浙東帥閫攝令鄉

縣皆有美譽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媚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溢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而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詠諸詩至其為文則以理為之體以氣為之充以學為之輔其小篇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諧大篇之浩汗若水之輸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又若奏韶濩以破桑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

亂也於是碑銘序記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稗成秩其子
明復持以詣予請為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
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徧於一長能文辭者或
嗇於為政善政治者又或於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
文名不在於龍黃而唐之政聲不盛於韓柳其所由來
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
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亞可
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

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於此時獲掇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於為政之大畧者蓋將使後之人知君為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遜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

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為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為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於致力遂取篇中凡為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為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註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已意合為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

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為範治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為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為子弟為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為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為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
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
三才而卑之為太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
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禮所以
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
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
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

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日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袷為連續旁縫鉤邊為左右交鉤則以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袷司馬氏以裾為袷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袷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註孔疏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襟映所交領別為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

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推而註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與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

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
訪沈師程氏於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
亦來會時東山梅花盛開粲粲夾徑路師程置酒花下
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即席賦詩以東閣觀梅
動詩興為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為一編而虛其首簡徵
予序嗟乎花於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為

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際一或有戾於是梅縱從而賞之而是梅不為其賞矣今夫諸君子者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凌寒之態無爭榮之思其於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己與梅若有知當亦為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遊慈水之上主
東山沈師程氏於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
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
日師程之友羅彥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
舫罇俎既陳肴羞維旅洗爵奠尊載獻載酬而李先生
攝衣以起執爵而歌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
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一章章十二句以

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為韻序其
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既繕寫成卷彥直徵
予為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於是知古人之於朋友
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
之所尚而詩人之意則以為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
非必皆有大故或始於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
我於今日惟知具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亦微過

耳於過之微而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處朋友之要道而詩人所為拳拳者也彥直之為是飲其殆伐木詩人之微意乎先生既已歌之於其前復率在座諸公賦之於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又羨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於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十大

方以守中氣為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脉以得胃氣為之
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於
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
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
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
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
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為百病之始世醫不
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

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
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蚤歲習醫得
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明善韓先生於越上仝父
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
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為脾胃後
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
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於
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

昌與余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為敘引竊謂醫之
為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
者不過靳靳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
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
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
知夫前日之為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為高而又不
能博極羣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
棄古方附會臆見輾轉以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

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
家故業儒而其所與遊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
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
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
二者之弊而為醫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墳古書
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名方為
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
証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與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

辭也彥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
閭奧為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經曰綸事之能盡孝於
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楣間曰瑞萱堂祕書
少監豫章揭先生記之詳矣而邑士之賢者亦皆作為
銘贊歌詩以諷詠之經與綸復虛右簡授予俾為之序
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翹其敷榮恒在乎初夏今乃

獨開於窮冬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者爭奇而並茂
有類乎嫠母孤子之抱節處畸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
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聯芳合秀時經
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顧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
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於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
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於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
人以棘心興母氏之劬勞白華美孝子之潔白棘心白
華不聞有感應之異詩人猶取之以況母勞而子孝則

是萱之在孫氏宜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茲卉毋若世人之翦其枝葉以戕其本根則庶乎作者之微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以大海而四明驃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駁清華出

入禁近所以鬯宣皇仁黼黻休光於無窮則文清袁公
其人也託迹邱園淑艾來學而指畫口授使疑者冰開
虛心者滿懷則敬叔程公其人也於是以道鄭先生之
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
諸子以及天文地理厯算兵刑食貨醫卜釋老之書罔
不悉究其所為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
論議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
先生者豈非有得於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

耶先生且沒其子駒攜其所著求我齋橐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生生於名郡負鴻龐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沉於時窮烟霏以履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為衢州路龍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即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畧南方使者至鄞舉先生婺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於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顧獨於程公為有合焉此予所為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

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泯著於事業者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之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於彼而嗇於此未見其為得也且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真曰騏皆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先生之後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也年壽卒葬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之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風
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嘗構
新堂據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旁起一樓
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對之季高
又樓於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棲碧右樓扁
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縣遊居之彥咸
為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首簡俾予為之序

夫所謂棲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也太白以
天才冠世不得志於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浮遊山林
之間而為是發憤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
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接於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
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
是尚哉然借碧山以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
玩吾之山即太白之山吾之心即太白之心於是乎日
登三樓翺翔萬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然有神遊八極

之意宵乎若挾羣仙而上下則所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之後山為達蓬言自是可達於蓬萊則仲仁兄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有

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
故為序諸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為教
然也予讀夏孝子詩於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亡而
先王之遺澤至於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
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既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鎮
文德君溺焉時孝子在側即倉皇號救躍入洪波戴其

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以力竭沉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喑喑驚歎稱之曰夏孝子厥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於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詩以歌美之孝子之子裡將銓次以傳請予為之序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於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

父父子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溫清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為能孝也不幸而有禍患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死生而不疑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為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關於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於夏氏之事孝子之啟於其前者如此後

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序姑志歲月於篇端以俟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醫士周原啟序

金源有國時醫者三人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真子和當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

大實大滿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
向衰師旅饑饉相尋於邦域之中其人多憂驚而氣耗
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為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
三人用是咸擅名於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
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
彥脩許昌滑伯仁而彥脩伯仁之於醫以人之有餘也
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人之不足也則用溫平之味以
補之蓋稱停三人之意而不滯於一偏者也由是彥脩

伯仁之名日重於當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
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來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
風輒抵掌捥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於補瀉之
法如彥脩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為術矣暇
日與諸公論至於此未嘗不為斯世有疾者憂久之乃
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
時時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內邪則
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

而詢之則予姻原啟也蓋原啟生長彥脩之鄉嘗私淑其所學其於居越也又密邇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往往與他醫異嗟乎醫而若原啟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於一時又將與彥脩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為之師則不能伎盡六微世之言醫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啟何如也予與原啟別且二十餘載而不意其於醫

也如是之精到故因兒禮過門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為
贈異日艤舟一見又將於原啟徵之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鄞之沙門曰旻公秋崖疏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以
叢林妙選入延慶為懺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內而
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肩摩而踵接
秋崖佐主僧從容酬應勃窣趨迎當世故艱難之際宗
教陵遲之餘而能收衆行道作大佛事如一日秋崖陰

相之力居多於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講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秋崖主之道俗聞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法舟又可漆漆然於一刹哉且資教為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為荒邱秋崖於世有勝緣他日幻顙址為化城易朽敗為丹碧而耆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遊從當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白鶴乳泉之清淑磅礴而鬱積焉

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
又將有得於此乎秋崖行矣予亦幅巾杖屨從入此山
以終老矣秋崖倘不以予為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
石以望白雲濯澗流而聽清籟庶幾舒徐容曳之情勝
賞幽尋之趣厭飫於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於
是道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
而書予言於首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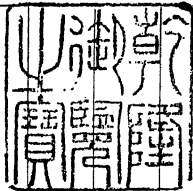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也
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其於
為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於論述
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
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
馬遷史傳各為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為三十卷而題
以今名亦既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
在在焚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

剝慨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聽言以觀事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則曰遷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

於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為佛氏之學者固非即言語文字以為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宏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嘉圭峰是也學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為禪冥心默照為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為是懼而譏此書南宗亦為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

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一